

[第十四卷]

叶文玲
文集

情有独钟

叶文玲 著

美是文学的生命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



叶文玲
文集

〔第十四卷〕

叶文玲 著

情有独钟

作家出版社





叶文玲简介

叶文玲，女，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楚门镇，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

1958年发表处女作，从此走上文坛，后以短篇小说《心香》名闻遐迩。她恪守“美是文学的生命”的宗旨，孜孜于真善美的追求，同时致力于散文创作，收获颇丰。至今已有一千多万字共五十二本作品集及一部十六卷本文集出版；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尽人生》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秋瑾》、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小说集有《心香》《浪漫的黄昏》等；散文集有《灵魂的伊甸园》《永远的诱惑》《枕上诗篇》等多种。

其作品曾获海内外多种奖项——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所颁的“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浙江省人民政府所颁的“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及数十种省部级奖项等等。

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曾为第六、七、八、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委员）。

因为其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被聘为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洛阳师院等大学的兼职教授。1999年，叶文玲捐赠稿费，在浙大设立“新叶文学奖”。

为表彰叶文玲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台州市在台州市图书馆内专门辟有“叶文玲文学馆”；她的家乡——玉环县楚门镇，也专门设立了“文玲书院”。

目 录

情有独钟	001
引 子	001
一 第一位使者	002
二 金印作证	008
三 遣唐使的奇闻	015
四 今古几人如	021
五 海上漂来学问僧	029
六 心明如镜是鉴真	037
七 一杯清茶说荣西	044
八 一曲清音说“尺八”	049
九 剩有丹青落世间	055
十 舜水泽后生	062
十一 柔道之祖	070
十二 孙中山与儒侠宫崎	076
十三 扶桑正是秋光好	087
十四 枫叶如丹照嫩寒	096
十五 岚山的诗碑	104

十六 重启的金钥匙·····	113
十七 义救孤儿美穗子·····	124
十八 情系敦煌·····	132
十九 汉字的魅力·····	143
后 记·····	150
翩飞九万八千里·····	154
前奏曲一 不怕得艾滋病?·····	154
前奏曲二 “此马非凡马”·····	156
一 “日不落”是过期的神话·····	158
二 “定格”在“本初子午线”·····	161
三 穿梭伦敦桥·····	162
四 晚年最好庄园主·····	164
五 刺槐下的肯尼亚·····	166
六 秀色可餐·····	168
七 孤独的大象·····	170
八 萨法利的野味宴·····	173
九 千丘之国·····	176
十 四面开“花”的议会大厦·····	178
十一 闲人之旺·····	180
十二 刚健之舞·····	183
十三 惊心动魄·····	185
十四 牦牛尾权杖·····	188
十五 向维多利亚湖俯冲·····	190
十六 热香扑鼻·····	192
十七 钻一钻“赤道圈”·····	194
十八 “尼罗河是我们的长城”·····	196
十九 寻源尼罗河·····	198

二 十	飞掠中的遗憾	200
二十一	辣酱和钱包	202
二十二	艾姆普拉莎的“书房”	204
二十三	权杖金光闪闪	206
二十四	赤铜铸的吹奏人	209
二十五	“人与生命”	210
二十六	与侨胞相聚“皇中皇”	212
二十七	又是一个“世界之最”	214
二十八	特马的可可	216
二十九	一衣带水的邻边	218
三 十	洛美“二月二”	220
三十一	奇怪的塑像	222
三十二	总统府的埃亚德马	224
三十三	何时再来洛美港	227
三十四	摇曳生姿的发式	228
三十五	“阿博达沃之夏”与使馆之夜	230
三十六	泻湖在星光中闪耀	232
三十七	议长很“东方”	234
三十八	浪拍“拉迪逊”	236
三十九	袖珍企鹅	238
四 十	颠簸海豹岛	239
四十一	彩虹高悬好望角	241
四十二	白云慢桌山	243
四十三	马岛像颗“葵花籽”？	245
四十四	参议会的百分之五十	247
四十五	大炮与婚礼	249
四十六	“醉船”欢宴	251
四十七	迷人的狐面猴	253

四十八	富尔潘特的贝蒂娜一家	255
四十九	如今“海龙皇”与古代“女王宫”	257
五十	孤独棋与蜗牛石	259
五十一	精彩的“谜底”	260
尾 声	灿烂紫荆花	263

情有独钟

引 子

樱花缤纷，是日本各地最美丽的时日；桂香满城，也是中国杭州最迷人的季节。在樱花如雪的时候，我再次访问了日本，而满城桂香，却是长居杭州者的天然歆享。

就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我听闻了许多关于中日友好往来的故事，这些故事，是随着樱花飘来的，是随着桂雨摇落的。像捡拾樱花花瓣一样，我搜寻了这些故事，像编串桂花香串一样，我编织了这些故事。现在，我把这些真实的故事奉献给中日两国的青少年，特别期望原先并不熟悉这些史实的朋友能有兴趣阅读，期望它们就像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一样，在两国朋友的心头，温情长存，馨香永驻。

所以，我想反复告诉大家：这些优美动人的故事，并非纸上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事实，这些事实，像钢浇铁铸铜镌木刻一样，存在于中国和日本各地的历史文物中，存在于那些纸张发黄然而字迹清晰的文书典籍、存在于那些原来长埋地下然而有幸发掘出来的金印碑石、存在于那些虽经岁月风化却依稀可辨的遗址古迹中。能够亲手触摸它们，当然是一种幸运，就是看一看听一听这些记载，我们仍然会被这些故事所打动。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书中两国主人公们所经历的一切，越时千年，大多历史人物也斯人已逝，但他们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可以说殚精竭虑，心愿相同；他们毕生所致力的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目标，也可以说环环相接，同此一鹄。

我非常钦佩的英国动物行为学家珍妮·古道尔曾经说过：不要认为个人

是微不足道的，每个人都有思想、感情，每个人都能行动，每个人都能影响世界。

好一个“每个人都能影响世界”！——这正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或者说是撰写这本书的发起者的初衷——这个话题，我会在《后记》里细述。

因为，在编织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些主人公的共同点，那就是对于所从事或经历的这一切，他们绝对是情有独钟。作为个人，他们切实地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了世界。故而，纵然流年似水，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不过是这段时间中的“个例”，但他们在从事时的那颗耿耿丹心，却坚如磐石，韧似蒲草，如经似纬地贯穿岁月风云，串起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绵长历史。

那么，就让我们牵着这根以人物和历史为顺序的引线，再次倾听这些融和着樱雨桂香的故事吧！

— 第一位使者

如瀑的黑发，悠长地甩动，单薄的衣裾，纯净而素白；无数名容颜姣好的少女，步履匆匆，如过江之鲫地穿梭，她们的行止，犹似仙踪飘忽，青春的身影，更如捉摸不定的幽灵，在一顶顶洁白而宽长如披纱的笠帽下隐没……

原来，这些都是被秦始皇御选的童女，纯朴而惶惑的她们，正不知所终地忙忙走上一条即将开往茫茫东海的大船，就在关键时刻，女主角韩冬儿为爱情偷了那颗“长生不老丹”，勇敢地逃离了队伍……

不远处的大海，孤舟如悬，白浪滔天……

这是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在自己也出任男主角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开篇镜头，片中这些青春少女特别是女主角的行动，为另一位重要人物的故事，作了极有悬念的铺垫。

这部电影在开头讲述的，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

公元前 221 年，文韬武略骁勇善战的秦始皇战胜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大业虽成，但他并不满足，为了江山永固，他曾有过许多史无前例的壮举，为自己能够长生不死，永远统治天下，他颁下诏书，令文武大臣天下百姓为其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在山东琅琊，有一个叫徐福的方士，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上书给秦始皇，说是梦中有神仙指点，滔滔东海有三座仙山，名为蓬莱、方丈、瀛洲，仙山上住着诸多神仙，还有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草。而后，他多次测算，认定确有这三座仙山，请英明的君主快作决定。

徐福又名徐市，字君房。那个年代大凡有名有“字”的人，都是知书识礼的。在琅琊，像徐福这样能给皇帝上书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了。

给皇上的书简是送上去了，那内容，虽然只是说明情况的寥寥数语，但厚厚的竹简折卷起来，竟有一大捆。

那时的秦朝，还没有发明纸张，无论是记录重大的国事也好，还是相互间传递音讯，都是以竹片为书简，才能得以记载，这就是“竹简”的由来。竹简传递起来当然是很笨重也很费事的。

据史载，“方士”的称谓始于周代，是一个掌管王子弟和公卿大夫采地之类事项的小官，只有一点点“名分”。到战国时期，燕、齐等国虽然仍有方士，人数极少，也只见于东南沿海地区，他们的身份与道士很相似，只以炼制不死之药等方术获取高层人物的信任，并没有什么官衔和权力。

秦朝是等级制度极为森严、防范最为严格的朝代，秦始皇更是个疑虑心极重的暴君。身为方士的徐福，虽然能说会道，还懂神仙方术，但是没有什么实际地位，所以，他虽然心怀大志，如果未获隆恩，根本不可能被皇上召见。

等待的时日 is 漫长的。漫长的时日，就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过去了。正当徐福觉得希望渺茫十分心灰而忐忑不安的时候，有一日，只见从京城来的驿道上，沙土飞扬，烟尘蔽日。

“一驿又一驿，驿骑如星流。”这两句诗，最能说明当时的驿道情形。原来，那时的驿道，除了专门为皇上朝廷传递诏书的御使外，还有许多商贾也在这驿道上来来往往。而驿道上来往如穿梭的驿骑，更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快速极了，也威风极了。

这天，尘土飞扬处，果然是几匹传递皇上诏书的御马，快骑驿使，直向徐福所居的村院奔去——果然是要来宣布秦始皇的诏令了。

却原来，秦始皇看了徐福的书简之后，十分开怀。他在下颁的这道诏书中，不但赞扬方士徐福的发现，并且也随即颁旨给掌管财务的大臣，让给徐福准备好所需要的渡海大船，又命令大臣从各地筛选数百名青年男女作为随从，让徐福带着去仙山寻找仙人求药。

接到这道诏书，徐福喜出望外，他立时成了当地百姓眼中了不起的人物，有了诏书，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出海忙碌起来。

百物准备停当，又挑了个黄道吉日，大船载着徐福一千人，出海去了。

几个月以后，徐福只身回来了。这时的徐福，已经不是原来的素衣小帽，也再不用像上次那样漫长地等待朝廷回音——通过掌管大臣的通报，儒冠方巾一身道袍的他，很快见到了皇上。

徐福在大殿下跪奏秦始皇，说自己带领一行人，不违皇命，经历了千辛万苦，已经到仙山见过了神仙，他十分虔诚地向神仙求药。这几位神仙虽然各司一方，但对待他所求的仙草神药却态度一致：嫌皇上送的礼物太少，不肯赐给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听得喜忧参半，为彻底了遂心愿，又下令大臣准备更大的楼船和更丰富的物品，以及武器、粮食种子，再挑选三千名童男童女，并到全国各地挑选从事各种行业的工匠，让徐福再次出海求药。

于是，二次领命的徐福，气派非凡地带着这艘载着好几千人马的大楼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徐福的这个故事，就这样家喻户晓，开头讲的那部电影，先行展开的便是这个情节，许多影视作品也屡屡沿用，这个故事因为传奇色彩浓重，又经后人反复演化，情节缤纷，真伪难辨。

更多的传说却是大同小异的：徐福第二次出海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而是到了东海之外的另一个地方，他带着手下的众多工匠和年轻男女，在那片异域建起了自己的家园。

所以，有关徐福较有史料价值的，是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这是中国关于徐福最早的见诸史册的最为翔实的记载。另外，后来在北宋一部有名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中，也有被历代文人演绎而编辑得相当浪漫的故事。

关于徐福，中国确凿的文字记述虽然不太多，而且，有关他存在的实物证据——包括他的画像、写过的文字、用过的器具等等，也统统没有找到。但是，据传说而描述的徐福的一些行踪，却在各地后人所建的一些纪念性建筑中，得到许多生动的印证。

例如江苏北部连云港市赣榆县的徐阜村（现为徐福村）；山东龙口市；山东黄县的徐乡；还有山东沿海徐福东渡时船只避风的小岛，现在都用徐福的姓氏或名字命名，凡此种种，无不表达了后人对他高度的崇敬和怀念，所以，

到底哪处地方才是真正的徐福故乡，都不是主要的了。

最为生动而最有史迹形象的，大概要算浙江慈溪的达蓬山了。至今，达蓬山的纪念性遗迹清晰可辨。达蓬山，意思就是“到达蓬莱”，达蓬山，传说是徐福前往蓬莱仙山的出发点。这座山上，有一些刻在石崖上的图画，虽因年代久远而线纹斑驳，描绘徐福出海时的景象却无比生动。

凝视这些图画，观者如临其境：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黑色的海面看不见一点光亮，在汹涌起伏的波峰浪谷间，行驶着一支由十几艘大小不一的船只组成的船队。最前面的那艘楼船的船头，站立着被秦始皇派遣的徐福。

强劲的海风吹拂着徐福的长袍，人过中年的他，面容严峻，双眉紧蹙，两眼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仿佛要看穿在最远最深的黑暗中，有一支在等待着他的船队……

徐福在中国留存的史迹不算太多，但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关于他的传说和遗迹，以及有关的祭奠风俗，却比比皆是。镰仓时期的文献中曾有确凿记载，一幅出自江户时代的画家松山半山笔下的《徐福东渡东瀛图》，就将这个情景描绘得生动无比：波飞浪涌中，这艘中国式黑体大船旌旗招展，上岸的徐福，正在指挥众人和一干童男童女，将大量的财宝物资搬运下船，已经搬下的财宝，珊瑚灿烂，珠宝闪光，这幅画中，正在指挥的徐福儒冠朝服，一副使臣模样，他身旁的一干人等和从事搬运的当地力夫，也个个表情生动，极其传神。

关于徐福的传说和史迹，在日本，当以熊野地区为最，众多民间传说，也都将此作为徐福东渡的登陆之地。而在和歌山县新宫市，就有以徐福名字命名的徐福町；新宫车站以东的百米之遥，在一片青翠的小树林中，竖立着一块石碑，刻着“秦徐福之墓”几个汉字。

在此间，还有一座十分讲究而气象蔚然的徐福公园，它建成于平成九年（1997年），整座门楼，完全参照中国建筑风格设计，公园门口的商品小卖部中，以徐福名字命名的茶、酒和各种吉祥物，琳琅满目。

公园内最触目的，是那座徐福的花岗石雕像。这座比常人体长略高的一点九米的徐福塑像，面容和蔼表情慈祥，目光温和地迎送着往来的游客，似乎仍在叙述着他亲历的那个两千年前的故事。在徐福的像旁，筑有一个“不老池”，池中游着七条锦鲤，象征着跟随他而来的七位重臣随从，还有七条小小的石柱上各个刻着“和、仁、慈、勇、财、调、庄”的字样，石柱上有说明这七个重臣所具“七德”的文字。

最值得说道的，还有那座形似倒扣碗盅被称为“蓬莱山”的小山，它就在熊野川河口附近。整个山包，苍翠的树林蓊郁一片，宁谧的氛围更显出此间思古的清幽。相传，这里就是当年徐福发现并采取长生不老药的所在。

被称为徐福所采的“长生不老药”，乃是出自浙江天台山的“天台乌药”，“天台乌药”属樟木科，当看到在我们故乡遍地生长的这种常绿灌木时，立在这枝叶繁茂的树丛前，闻着它散发的特有清香，作为一个台州人，我更感一种浓郁的乡情扑面而来。

徐福墓地附近，除了供奉徐福的祠堂外，还有刚才说的那七位随从的石墓。有意思的是，这七位随从的小小石墓，形似北斗七星，深有寓意地排列周围。徐福的墓和祠堂前，经常有人来参拜献花；每年九月，新宫市的百姓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仪式：“徐福祭”，虔诚地纪念这位初渡来日的中国使者。

同样，在北九州的佐贺县，也曾举行过“徐福大祭”的仪式，虽然是每五十年才举行一次，但最近的一次却是在1980年，气氛之热烈、规模之盛大，令人记忆犹深；在佐贺的金立神社，有上、中、下三处，同样供奉着徐福的牌位。

佐贺县的伊万里港，传说中就是徐福到达日本后登陆的地方，当地还流传着徐福在这里与土著酋长的女儿阿辰，相识相知而喜结良缘的佳话。

阳春三月，在佐贺乡下走访金立神社时，漫步在樱花盛开的乡野，凝望着清气四溢的山村，看着被后人虔诚地敬奉的“阿辰”像，伴随春天而来的爱情故事，已经像浓得化不开的温馨气息，弥漫在我们的心头，在这个静得好像只能碰到圣人仙姑的山间小道上，我特别希望碰到一位体态娇美的日本姑娘，希冀在她眼睛里又一次找到这个奇特的爱情故事的演绎。

近畿地区，也是有关徐福的遗迹和传说最多的地区。传说中，徐福从九州登陆后，继续东行，到本州后是经濑户内海到达纪伊半岛的。最为离奇的传说，还是在富士山周边地区，传说徐福死后化成一只仙鹤，时常回旋在富士山的上空。而气象万千的富士山，则是徐福第一次来东瀛后向秦始皇述说的那座真正的蓬莱山，在富士山麓，那片云烟朦胧绿草如茵的草地，也被视为是徐福寻求到“长生不老药”的宝地。

在日本全境，徐福的遗迹大约有二十处，而被尊为“神武天皇”的徐福，也有许多日本人至今认为自己是他的后裔，这后裔含义宽泛，当然也包括了当年跟着徐福东行而来的随从们的后代。这样说的缘由还在于：“秦”在日语中念“哈德”，而“哈德”在日本人的姓氏中则是波田或羽田。

以徐福后裔自荣的人物中，还有曾经担任过内阁总理大臣的羽田孜，就

在2002年，这位多次来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曾特地前往浙江慈溪的达蓬山，虔诚拜谒先人的遗踪。

说到这里，年轻的朋友不禁会问：徐福真有其人？

徐福的故事尽管有很多“版本”，但是，根据以上形形色色的记载和亲历的察访，原来不信实有其人其事的我，也认为徐福东渡的故事，不会纯属虚构而是极有可能。至于他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那位方士，是否就是真正受命于秦始皇、真正采集到了长生不老药，当然都属于被历史、被时间美化后的神话。

我说“极可能”的依据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是毁誉不一的皇帝，他对于结束战乱统一中国功莫大焉。但有一点却不可讳言：为了巩固秦王朝的专制政权，他曾实行严酷残暴的统治，致使不堪忍受压迫丧失生计的民众，纷纷乘船出海，避居异域，以移民方法逃避暴政。方士徐福，就是这样一位心志非凡的人，他利用了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的心理，巧妙地借助皇上提供的船只与物资，成功地让自己和大批百姓移民海外。

这些去往东瀛的海外移民，给当时的日本列岛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使得日本的社会生产力从原始的绳纹时代，进化到较为先进的弥生时代。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种族习性和民风民俗，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极易沟通。移民的到来，加速了这种沟通和文化上的融化。所以，就像盐溶于水一样，移民们很快溶入了日本诸岛的民众中。

感恩戴德是人的天性。故而，佐贺县的金立神社，把最早来的徐福尊为农耕、养蚕、医药之神，而本州山梨县的浅见神社，则是把他尊为机神——纺织之神。两千多年后，当我见到徐福栩栩如生的“神像”时，也难抑内心的强烈感动。

徐福东渡的传说，一直被后人所传颂。在中国，唐、宋、元、明、清历代的许多文人，都曾经把徐福的传说写入诗词文章，情之所寄，余韵无限。唐代大诗人李白、白居易，也都在诗篇中提到过徐福出海求仙药的故事。明太祖朱元璋在1376年接见日本僧人绝海中津的时候，曾经赋诗：“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清朝著名的外交家黄遵宪，在担任驻日本首任外交官时，目睹日本多处的徐福纪念物事，对徐福渡海演变而为确凿的“东渡”传说，很有感触，因而也写下了：“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的诗句。

文人墨客的吟诵，比传说更具“纪实”而可信，徐福的行为，对于中日

交往的意义和作用，已经大大超过了事实本身。徐福渡海，本意也许只是为了逃避战乱寻找生计，却在无意中到达了日本，从而开创了中日之间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交往。而后人的纪念活动，更把徐福的形象，提升到了知识文化传播之神的高度。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徐福是应合中日两国人民心愿的、百姓心目中的和平之神，也可以说是中日友好的第一位使者。

二 金印作证

日月如梭，日复一日，是千年老话。

许多老话，已经被新时代颠覆了，我们这个新时代年轻人最喜欢说的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在每一个迎接它的年轻人眼里是这样，在每一个有好心情的人眼里更是这样。

在二百多年前的那个早春，在日本九州北部志贺岛的叶崎村，在那个叫甚兵卫的村民眼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784年3月的一个清晨，黎明像往常一样揭开含羞的轻纱，海潮像往常一样为这个叫叶崎的小渔村，镶上雪白的裙边。而这个叫甚兵卫的年轻农民，像往日一样没等太阳出山就扛着一柄大板锄起身了。

年轻的甚兵卫和村里大多数亦农亦渔的人一样，从来没有睡过懒觉。

古老美丽的志贺岛，面积不大，紧靠海边的叶崎则更小，如果丈量它的方园，真是一个弹丸之地。岛小，人家更少，岛上人家大都以捕鱼为生。台风大起的季节，他们就泊好小船，收了鱼网，在山坡上种地。这些地块都很小、很薄，岛上缺淡水，所以他们种的也都是玉米、红薯等耐旱的庄稼。

甚兵卫一向勤劳，但他家口多，上有老下有小，吃饭的嘴多了，日子就不宽余。去年夏天因为大旱，秋苗枯死了许多，还没到年底，粮囤就见底了。

最教甚兵卫难过的是，过节时，他那五岁的小女儿一遍又一遍哭喊：“我不要萝卜饭，我想吃白米饭！”

每到这时，甚兵卫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因此，每当路过村口那家高高挑着竹帘子的米店，他都怕看那人出人进的忙碌景象，羞于看到米店老板才藏那张跟每人都打招呼的和气生财的团团脸。每当这时，他总像逃走似的匆匆